冊府元龜

七百六十八之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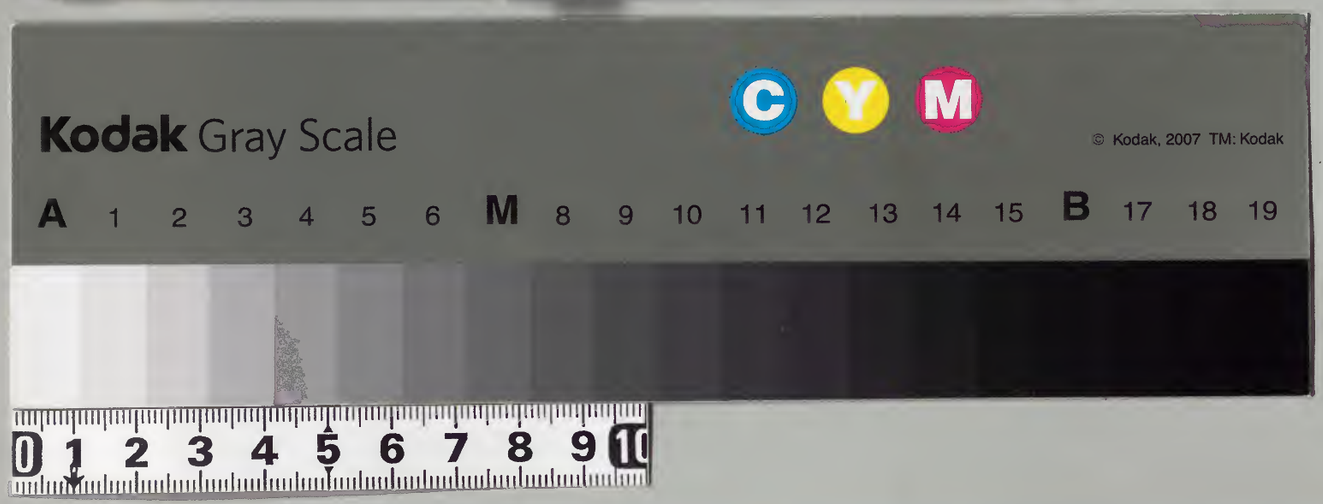
二百六十一

漢書門
類 五三四五
號 五七
函 二
架 三〇〇
冊

五三四五
三〇〇
二六五 一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231)
函號 365 6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淺草文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儒學第二

宋周續之字道祖晉時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徵爲太子博士不就高祖踐祚復召之爲開館東郭外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卒通毛詩六義及

禮

雷次宗字仲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時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次宗初不受徵辟元嘉中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車駕數至後卒於鍾山

劉湛字弘仁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後以詹事爲丹陽尹

南齊闕康之世居京口篤學以文義稱尤善左氏春秋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數之不就

張緒爲國子祭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嘗云何平叔所不敢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梁鍾嶸仕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備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

何修之字士威少好三禮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仕齊爲國子助教

嚴植之字孝源少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嘗侍天監四年兼五經博士

司馬筠字真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强力專精深爲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

卞華字昭岳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遍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天監中爲安城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

韋陵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强記當世士咸就質疑

沈峻字士嵩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遍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嘗博士天監中歸梁累遷步兵較尉兼國子博士

劉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之植曰江左已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

庾於陵清警博學有才思隨齊王子陵爲荆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群書

賀琛伯父瑒爲世碩儒授經於琛瑒卒後琛家貧嘗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卒光祿大夫

徐勉爲尚書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儀

後梁蔡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令與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

范適順陽人散騎嘗侍迪之弟適文采劣於迪而經術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宗希顏度支尚書如周之子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

希華亦如周之子博通經術爲荆楚儒宗

陳龔孟舒治毛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至潯陽郡丞

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

沈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强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初仕梁爲祠部郎中時年二十餘同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聿使洙爲都講

鄭郊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

褚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

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議
郎專講詩易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
士詔令詡行位至尚書祠部郎
岑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
儒官至征南府諮議參軍
徐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學
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二十餘卷終於
新安王府諮議參軍
沈文阿字國衡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
不行文阿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
太史叔明舅王慧興正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文博
採先儒異同自成義疏治三禮三傳
戚衮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
一二年中大義略備
張機爲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
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習機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
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機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
義集辨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
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座以爲笑樂

後魏梁越字玄覽新興人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道武時爲禮經博士

梁祚北地人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掌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掌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携家人僑居於蓟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嘗時相請屈與論語經史

平掌字繼叔燕國蓟人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鈎深致遠多所博通歷中書博士祕書丞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而孤貧雅好詩傳魯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内皆曰儒宗太祖徵典内較書圖以疾辭

劉蘭武邑人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後爲國子助教卒

封軌爲考功郎中臺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簡試諸州學生詔從之

賈思伯位都官尚書爲侍講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

山偉爲侍中中書令愛尚文史老而彌篤

李都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

游肇外寬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
尤精於三禮王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
也位至散騎嘗侍都督淮南軍事楊州刺史
邢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
上第爲中書議郎
崔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
崔辯字神通博陵平人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
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經籍官至幽
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
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教博士
宋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群言聲著河右後
拜著作郎
宋雅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
李業興上黨人漁陽鮮于靈馥聚徒教授說左氏傳
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
張湛燉煌人好學能屬文仕沮渠蒙遜爲黃門侍郎
涼州平入國崔浩識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
右燉煌張湛金城宋欽武威段根三人皆儒者並有

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

劉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位至太嘗卿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

北齊刁柔字子温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天保初除國子博士

馮偉節中山安喜人少從李鉉遊學鉉重其聰敏嘗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趙郡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畧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沉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生徒隨者甚衆州將送至都詣試經業授國子助教遷博士

孫靈暉明敏有器度得孫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

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群書禮傳俱通大義

李鉉字寶鼎教授鄉里生徒嘗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平鑒字明達燕趙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

鮑季祥渤海人甚明禮其摛文折卓自然大畧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

劉偉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位至睢州刺史

後周樂遜字遵賢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歷太學助教博士

杜叔授字子弼襄陽人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爲宜豐蕭修府中直兵參軍

韓褒字弘業少有志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恠而問

之對曰文宇之間掌奉訓誘引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畧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歷國子助教五經博士寶熾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畧通大義位至太傅

樊深字文淵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太祖置學東館教誨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六官連拜太學助教遷博士

庾信尤善春秋左氏傳柳虯字仲蟠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竝車服華盛惟虯不事容飾遍受五經畧通大義後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姚僧垣初仕梁爲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畧今古甚爲學者所稱

隋柳誓字顧言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教授子弟後

儒學二

仕至著作郎

房暉遠字崇儒甯山真定人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北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膺辟命授以學下士及高祖受禪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大學博士平彥之隴西狄道人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開皇初爲國子祭酒

元善河南雒陽人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官至國子祭酒

蕭該梁鄱陽王恢之孫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游所禮開皇初拜國子博士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

楊伯丑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國子祭

酒何妥嘗詰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其所說辭義皆先儒之旨而思玄妙有徵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嘗人所及也

劉臻為儀同三司左僕射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魏澹世以文學自業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受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張文詡河東人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名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寵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游於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時河間人劉炫聰明博學文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位至太學博士

張羨初仕後周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

褚輝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時無能屈者縣是擢爲太學博士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遇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

杜正玄字慎徵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

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大業中爲秘書學士

唐徐文遠雒州偃師人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後周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嘗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遠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之至於奧頗之境此君蘧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與論義十餘反甚歎服之

馬嘉運隋末遊於鄴南以講授爲務蜀士多賴其成

益者貞觀初徵爲越王東閣祭酒頃之自免居於白
鹿山四方受業者嘗數百十人

陸郎字德明吳郡人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仕
陳爲國子助教時年尚少而與博士張機齊名武德
中爲秦府學士補太學博士

蓋文達信都人幼聰敏好讀書受業於同郡劉焯博
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見之者稱有君子
之風時冀州刺史竇抗頗好文義乃廣集儒生令相
難擊其大儒劉炫劉軼思等咸在講座文達與同郡
孔顥達劉彥衡皆預焉既論難文達抗音而請皆出
其意表抗大奇之因問曰蓋生就誰而學焯從坐起
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抗曰可謂
氷生於水也

蓋文懿爲秘書博士嘗聞講發毛詩題公卿咸萃更
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亦以儒業被
知章句頗優而儀範不逮文達官至國子博士時稱
二蓋

孔顥達信都人初受業於同郡劉焯焯然焯號爲通儒
門人甚衆初不之禮顥達察焯不能出已之右於是
請質凝滯皆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顥達因辭歸焯

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

朱子春蘇州吳人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更觀子史善屬文隋末爲秘書學士武德四年隨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長從劉軌思受毛詩周易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後遍講五經尤工三禮貞觀中爲崇賢館學士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終日如是貞觀中爲弘文館學士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讀書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雅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每稱爲九經庫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尤明詩禮及史記漢書貞觀中累授晉王太學太常博士弘文館學士子儒亦傳父業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預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
史多所貫綜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弱冠遊太學遍涉六經尤精史
記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
王紹宗少勤學遍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傭筆寫
佛經以自給則天拜太子文學轉秘書少監紹宗性
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少通五經兼涉衆史舉明經長
安元年累遷太子率更令兼弘文館學士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
心以藥内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
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
經學奏授其府文學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
業
裴炎少補弘文生在館垂十年尤曉春秋左氏傳及
漢書後以明經擢第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好
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重之
褚無量幼孤貧勵志好學及長精三禮及史記舉明

經歷國子博士司業祭酒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博覽經書善屬文舉進士文學優贍科歷秘書監昭文館學士

劉子玄本名知幾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代傳儒學之業子玄子貺博通經史官至掌王傳

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為東都留守玉方慶判官方慶善三禮之學

吳兢汴州浚儀人勵志強學博通經史官至掌王傳

李泌字長源周八柱國弼之裔也聰敏好學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及論語大義

馬位京兆人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建中末又登博學三史科累遷皇太子及諸王侍讀

鄭餘慶貞元中同平章事餘慶遍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

張薦字孝舉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大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

路泌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子隨以通經累遷司勳郎中穆宗時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陸質吳郡人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趙康師啖助
皆爲奧儒質頗傳其學繇是知名
許孟容京兆長安人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
史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後究王氏易登科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速舉進士應賢
良方正擢居異等
鄭裀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儒學
高明如張參蔣防楊綰嘗袞皆知重之
宇文籍字夏龜少好學尤通春秋性簡澹寡合躭玩
經史精於著作

瞿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劉賁字去華博學善屬文尤精史左氏春秋
殷侑爲兒童力學不念家產長能通經以講習自娛
五經登科第歷代沿革擢爲太嘗博士
李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
氏春秋
梁敬翔好讀書善禮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
後唐藥縱之太原人少學爲儒依河東馬步軍都虞
侯楊守業有書數千卷太原俗尚武儒者少故縱之
以儒爲業攝代州衙推明宗刺代以依之官至曹州

刺史

馬縞少嗜儒書頗通經義五禮五樂掌所經心而著述文章亦粗諧流輩位終國子博士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爲衙較憲始童丱喜儒學而勵志橫經不捨晝夜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耻於肄業唯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遊學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後爲太原尹北京副留守

同司徒翊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官至太嘗卿致仕

總錄部

自述

准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夫摛文奮藻修詞立誠蓋儒者之至業君子之盛德者也然則道有汚隆時有險易志之所蘊用或未周則必垂訓成謨因文見意用彰敷述豈徒然哉故禮曰述者之謂也兩漢而下制用丕顯游

揚藝圖博約詞林託理以寄其懷譬道以揚其已觸類而長馳思無窮著之千篇可得而覽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爲大中大夫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

與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無物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情效節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嘗侍郎乎天下無害雖有聖人安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雖然安可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孜同敏勉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嘗度地有嘗形君子有嘗行君子道其嘗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主謂以爲瑱用黈纊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爲充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明有所不見聰有

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曰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者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魁讀曰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佯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耦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蠡匏瓢也以莛撞鐘謂槀莛也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考究也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鼱鼩小鼠孤豚之咋虎孤豚孤特之豚咋嚙也至則靡爾何功之有靡碎滅也爾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無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楊雄字子雲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離著也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泊安靜也或嘲雄以玄尚白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

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爲衆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析亦分也儋荷負也）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青紫謂綬色紆縈也拖曳也）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金門金馬門也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扶疎分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纖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纔淺也言僅得之也）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拓落不耦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謂戰國時諸侯也）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十二謂魯衛齊楚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爲七也）四分五剖並爲戰國（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士無嘗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言來如鳥之飛任所息也）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也（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是故騶衍以頡頏而取世資（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天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

言則以爲迂闊遠於事情然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頡頏上下不定也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小國也駒駼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爲名今書本國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東南一尉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侯燉煌玉門關侯也徽以糾墨制以質鉄言有罪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鉄質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鍖也鉄莖刃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風化也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以廬倚牆至地而爲之無梢柱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八區八方也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縱韜髮者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夷吾管仲也羞比之者以其不爲王者之佐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澥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乘鴈四鴈也雀字或作雁鳧字或作島島海中山其義兩通昔三仁去而殷虛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空也一曰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爲丘墟二老歸而周熾二老伯夷太公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伯讀曰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五羖謂百里奚也買以羖羊之皮五故稱五羖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噤吟頷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

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章句小儒也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管仲也或釋褐而傳甯戚也或倚夷門而笑侯嬴也爲夷門卒秦伐趙趙才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辭嬴嬴無所戒更還嬴笑之以謀告無忌也或橫江潭而漁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孔丘也或立談間而封侯薛分也或枉千乘於陋巷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彼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或擁帚彗而先驅鄒衍之燕昭王郊迎擁彗爲之先驅也彗以帚者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信讀曰申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君臣上下有釁乘毀隙乘離之漸則可遂見取也窒塞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自高枕也俛低也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辟罪法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卷屈也固閉也擬疑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世鄉讀曰嚮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收雷聲地藏火熱則爲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窒鬼神害盈而福謙瞰視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攫拏妄有搏執牽引也位極者高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如何（或能勝之）今子廼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蝘蜓蜥蜴也）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遭臾跗與扁鵲也（二人皆古之良醫者）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靡亦無）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髂骨也徽繩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翕斂也）激卬萬乘之主（卬怒也言秦安得王獨太后穰侯爾卬讀曰仰）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界間其兄弟使疏涇陽秦昭王弟貴用事也）當也（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頷頤折頞涕涶流沫（頷曲頤也）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蔡澤說范雎以功成而退禍福之機適值雎有間於主因薦以自代搤謂急持之咽頸亢絕也）時也（遇其時）天下已定兵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不拔謂堅固不拔也中國謂京師）適也（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得其所）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合其宜）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誖乖）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巴蜀人名山旁推委墮落曰阺雖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非唯其人膽知乃會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藺相如献璧於此臺謂齎璧如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四皓采榮於南山榮者聲名也一曰榮謂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公孫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割損也言以肉遺細君是損割其名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既著太玄經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比和也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耿指耿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治大鑪旁薄羣生旁薄猶言蕩薄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不寤不曉其意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放依也殆近也放甫往切楊子曰俞俞然也音踰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盖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真寶

美麗如金如玉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
蚪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
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檝膠葛騰九閎檝揭也膠葛上
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閎九天之門檝音戟揭君足切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
燭六合燿八紘燭炤也六合爲天地四方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紘音宏泰山之
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嶕嶢高貌也浡滃盛也滃雲氣
貌歊烝氣上出也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因而重也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
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
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鴻大也烈業也緝繼續熙光明也

蓋胥靡爲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寂寞爲尸道化以寂寞爲
主大味必淡大音必希淡謂無五味也大語呌呌大道低回
呌呌遠聲也低回紆衍也是以聲之耿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耿讀
曰妙形之美者不可稛於世俗之目稛亦同也辭之衍者不
可齊於庸人之聽衍旁廣也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趍逐
耆則坐者不期而附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也追趍逐耆隨所趍嚮愛嗜而
追逐之也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
和也揄引也和應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
衆鼓優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優古之善塗塈者也施廣
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塈即今之

仰泥也優拔拭也故謂塗者爲優人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之在後也晉平公鑄大鐘工者以爲調美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質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以爲後世之有知音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幾讀曰冀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非其操與雄兄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相背大氐皆詆訾聖人即爲恠迂折辯詭辭以撓世事大氐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折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子之教爲功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雖小辯務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明帝永平中爲郎典較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盖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唯貴得名也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不安之意也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繇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爾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帶大帶也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湛讀曰沈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美譽內則履道崇德也矕龍虎之文舊矣矕被也易曰大人豹變其文尉也言文章之盛久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

跨騰風雲（攄申也洿停水塗泥也以龍爲喻也）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嚮讀曰響見影則駭聞響則震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獨攄意虖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嘗以年歲（宇宙之內言宏廣也豪芒之內言細微也）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賈讎也當已謂及已身尚在猶言當年也）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大波曰濤摛布也藻文辭也）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虖主人逌爾而笑曰（逌笑貌也）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埶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卬天庭而覩白日也（爾雅東南隅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熒榮小光之燭）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七雄秦及六國也）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竝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煜霅其間者盖不可勝載（焱疾風也煜霅光貌也）當此之時搦杇摩鈍鈆刀皆能壹斷（搦授也）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盻而捐相印也（齊圍燕燕將保於聊城魯連係帛書於矢射與之爲陳利害燕將得之泣而自殺秦時圍邯鄲爲却五十里趙王以千金爲魯連壽不受魏齊爲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然愍其窮於是觧相印間行與奔魏公子無忌也蹷蹋也距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擺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啾發啾啾小聲而發也投曲趍合屈曲也感耳動應衆庶之耳也然

而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靡非正之聲也不謂靡之鳴也　因執合變偶時之會

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　雖偶當時之會

而不可以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驕旅

移風易俗

騁辭　漂浮也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　三術王一霸二帝三也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

富國強兵

顛沛僵仆也　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徼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徼

宇或作激發也　朝爲榮華夕而焦悴福不盈眦既溢於世　當富

貴之間視不滿目故言不盈眥也　亦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虖

賴利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徼君

呂行詐以賈國　賈市賈也　說難既首其身延囚秦貨既貴

厥宗亦墜　酋雄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呂不韋初見

子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

楚爲秦貨爾　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

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　迂遠也　方今大漢灑掃

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

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

之如春　函容也讀與含同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

浴玄德　原水泉之本也禀卬太和枝附葉著　卬讀仰也瞽

猶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　殖生也毓長也　得氣者蕃

滋失時者苓落　苓與零同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

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燿所聞而疑所覿　覿見也

欲從旄敦而度高虖泰山懷汎濫而測深虖重淵亦未至也（爾雅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側出曰汎泉上出曰濫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虖主人曰何爲其然也若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訪亦謀也）言遹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圻皆竢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優繇不仕也）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太玄（覃大也深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聖人之壺奧（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壺）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烈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亞次也與讀曰歟）若廼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辱仕謂爲士師三黜也）顏躭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墜之方廼文廼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嘗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腴肥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舍廢也諸之也言修志委命則神明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賓又不聞龢氏之璧韞於荊石（韞亦藏也）隋侯之珠藏於蟀蛤虖歷

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應龍龍有翼者潢汙停水也媟謂侮狎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顥蒼也（躆以足據持顥顥天元氣浩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龢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時闇有時而闇）若廼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即魯公輸班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良王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同相相馬也馭善馭也烏獲壯士也）龢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和秦醫和也鵲扁鵲也研計研也一曰計見亦曰計然桑桑弘羊也）僕亦不任厠技於彼烈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密淨也安也）

崔駰字亭伯少游太學嘗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封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一之行從中男入從中女出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逵乎九乾（九乾謂天有九重也）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

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
退不黷於庸人讚允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
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
從凡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
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憲法也僚官也臨雍泮以
恢儒疏軒冕以崇賢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惇德以
勵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鏌
鋣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三台陛之三階三公之象也
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十曰咫蒙切惑
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知過萬人謂之英猶逸禽之赴深林蠭
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孟子曰汚池沛澤胡爲嘿嘿而久沉滯
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
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物韻音皇綱之設切
亡緒帝紀乃詒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
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錯
垂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爲非得義爲是老子曰失道後
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日而淵潛
莊子曰北人無擇與舜爲友以天下讓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耳而山
棲盥洗也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舍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或木茹而長飢鮑焦衣木及食木實或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或屢黜而不去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冐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商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共食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太公以釣于周渭水西伯將出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驪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得太公謂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紛纕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纕盛多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昏瞀墊溺皆困水灾也尚書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藟藤也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灾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爲跋昔堯含慼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治者皐陶大禹陳其謨高祖歎爲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卽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王也銘昆吾之冶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勒景襄之鐘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此兼言襄也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淮南子曰禹之遊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人溺不拯則非

仁也當其無事則曠纓整襟規矩其步（廣雅云躐持也言持纓整襟）容止（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坯土器未燒者）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也）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曆械謂器械甲冑之屬也曆謂置之不用也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鼓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齊玆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尚父呂望也厲謂容嚴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伊尹皐陶范雎蔡澤）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厦成不求材故茂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陰事終而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月昏危中仲冬昏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不見也）火諍幽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薪抱不爲之稀蕘拱把不爲之數（八尺曰尋蕘薪也兩手曰拱數猶概數音疏角切）悠悠罔極亦各有得（悠悠眾多也罔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自以爲得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

則藏已所學也彼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進動以道則
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又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
之相也復靜以理則井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
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非不欲室也惡
登牆而摟處孟子曰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其字從手
處子處女也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隋和之寶也暴智燿
世因以干祿非神尼之道也因字一作回回邪也游不倫黨苟
以徇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人非其類苟以營已而已汗血競時利合
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時合而友不以道義子笑我之沉滯吾亦
病于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
有柱徑而我弗隨柱曲也徑道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
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
下之至順懼吾躯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徯德彰聞禮
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脩禮以耘之陳義以
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繫余
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俟命昔孔
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曹沫也以勇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
公懼乃遂獻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會
于柯盟桓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七
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卞嚴克
捷於疆禦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
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
從遂赴敵而鬬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
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工不以辱生遂反敵殺

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以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　范蠡錯執於會稽　錯置執謂謀也

史記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以餘兵五千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柰何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爲臣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附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　伍員樹功於栢舉　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閭甚勇之爲典師伐楚于栢舉楚師敗績　魯連爲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自殺遂平聊城　聊城魯西北

辯言以退燕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庭墻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而秦師乃出敗吳師而復楚國　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爲吳即墨而攻聊城人射殺魯連魯連乃爲書約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自殺遂平聊城　唐且華顛以悟秦　唐且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不至魏即唐雎也戰國策曰秦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有憂雎者年九十餘矣

然乃達至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大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強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楚至魏急且割地是王亡一莒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兩雅曰顛頂也華韓講白首也　芊羅童牙而報趙　芊羅下蔡人芊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芊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爲幼小也　原襄見蕘於壺飧　昔趙襄爲原大夫故曰原襄左傳口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以壺飧徒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乎殿切　孟宣收德於東脯　呂覽曰昔趙孟宣將之絳見桑間有能視孟宣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朐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孟宣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　吳札結信於丘木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君知季札之爲使上國未獻洎還至徐徐君

已死於是札鮮其寶劒展季效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趙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也然嫗不逝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傳度轂未詳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

竊慕古人之所序

張衡字平子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談客間作應間以見其志云問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勢也惟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攻或不我知者以爲失志矣用爲間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間云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不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

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子弗克禋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素循志也

答單巫咸寔守王家

答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答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乂王家也

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

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爲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爲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爲之介也

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

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 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盛日新之謂盛德也 質以文美實繇華典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興服爲榮吾子悟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 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傳或以文約我以禮 曩滯日官今又原之 日官吏官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 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又曰夷道若顛進道若退易離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深思作靈憲渾天儀等 厲淺揭隨時爲義魯何貪於支離而胥其孤枝焉 揭褰

衣也音丘例切詩邶風曰深厲淺揭爾雅曰帶上爲厲繇膝以下曰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切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 參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 參音三 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 垂翅故棲謂再爲史官也 盍何不銛利也諸之也間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使利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 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何獲吾欲求之 易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尅 尅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 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用後勳雪前吝婢狠不

柔以意誰靳也（吝耻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預云戲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切）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懷來旃之也）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面偕也）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阽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欤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名也）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猜嫌也簋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蒙簋飧饌音士倦切餔音補故切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瞀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精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謂者也我孤丘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嘗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三十兩爲鎰贐遠行者贈賂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

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士或觧裋褐而襲黼黻或委帀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觧裋褐謂甯戚也委帀築謂傅說也裋音甞主切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裋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朣朦言未悟也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甞則風后之爲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后善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頊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蓺授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左傳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皇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乃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易通卦驗曰冬至日晷長丈三尺夏至日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該備夫玄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出入能大小能短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淈亂也淈

音骨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化之不從有人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旒旂旒也言爲下所執持西東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縋縣繩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伯爲之退師魯連繫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記弛廢也柝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嘗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爲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爲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梟猶勝也猶人慱逢梟則勝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漢書曰樊噲沛人也卦舞陽侯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以對酈生前漢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鼈應也喻君臣相感贛易林曰黿鳴岐野鼈應於泉也故能同心勠力勤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繇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前書音義曰諜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爛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鬥聲而軍容息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舉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

自述

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風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末切聲或作新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竝未詳也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沍凝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弁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切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奚冀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于茲縉紳如雲儒仕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趍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係辭曰通其變使人不能倦也斯契舡而求劒守株而待兎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墮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劒不行若此求劒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笑也冐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句踐伐吳典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此爲冐愧逞願自取敗也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捷疾歙歛也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倍之情也歙亦脅也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我也須待也鄭

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姑以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美也吝耻也不見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嘗服焉惛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嘗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作矢亦直也義通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枝本或作語也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謂爲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殄切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同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泙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教輪亦不能教人也泙音匹萌反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鼃蝦蟇也音胡媧切旅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裴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刀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曰有如日乃殺之杜注曰盖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敢止國子邢正卿禮邢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挾之而投於城外也衡集豹字作隸也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

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設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及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持節卧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也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沉鉤致精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羽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絲爲綸芒針爲釣荆蓧爲竿部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爲矰矰高也

奕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

奕圍棊也局參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匹群彼數子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呂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守名仁匹非也數子謂裴豹以下也

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

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爲詘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韓隱終身無患是爲上也

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曾不憮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何憮也猶羨也音苦簟切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十

自述第二

後漢蔡邕字伯喈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韙亦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華顛謂白首也胡老元老）

之稱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論語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外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豢養也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

楊芳飛文登天庭庠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羨本或作美盍亦罔塗要至俛仰取容罔曲也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留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貪賤此謂榮祿胡老慷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親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若已公子謬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謬然斂然

之貌胡老曰居吾將釋汝居猶坐也釋解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縱人袪弛王塗壞太極陁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陁君臣土分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頊弱曰韓天下之咽喉也魏天下之胷臆也王資臣萬金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頊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竝佩六國印駢竝也流離光彩也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轂夭夭是椓速速陋也轂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夭殺也椓破之也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蔀覆也屋厚覆陰之甚也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竝隱遁之人也顏歜抱璞蘧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歜曰願先生與寡人遊歜辭曰王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太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不

形神不全歜願得脫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矣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爲保其身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遊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明車宦者雍渠驂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棄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夫豈慠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鐘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氷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爾雅曰蒹兼也葭蘆也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鴻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絙地之基絙與亘同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芽吮滋泯泯齊貌撿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綎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綎系綬也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illegible]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玉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大也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

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故當其有事也則簑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簑音素和切詩小雅曰荷簑荷笠毛萇注云荷揭也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擐貲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暬御注云暬御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注云持滿則傾不如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靜也

往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鵩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勢也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爲不足長者不爲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協韻音赴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班固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誅叶韻音丁注切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天高地厚跼而蹐之詩小雅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盖厚不敢不蹐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堤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爲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般鬲津是謂九河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火之微細者言掌懼細微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燔音子薦切炎音焰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嘗謇問曰昔吾見維星絶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朔而日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朓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氷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寧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

萊祗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賢人露霧喻昏闇也迂曲也脩業思眞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斁厭也渝變也百歲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豢龍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軛也輈轅也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

爲周穆王御驊騮騄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圉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敎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斬之遂以爲車右弓父畢精於筋骨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佽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戇以善格五待制格當今之蓁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上官效力於執盖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上官桀武帝時爲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盖授桀雖風盖掌屬車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爲侍中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

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
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
焉也盍亦毅衡緩轡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焉斯徂
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儻播秋蘭以芳世副吾
徒之披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
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良管闚筐
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
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
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曚昧肇初三皇應籙

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冀扶
嬴氏慘虐吞噬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
蠭動智故萌生或餙眞以雕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
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
定分義無常經故轨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吕
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罷
耀其目赫赫龍章鏘鏘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浮
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
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窮鬼荂其
頷初升高崗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鼈是以賢

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
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時務哉蓋易
有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
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人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
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釀醇君臣
履慶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規救之責士無
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黎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
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
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
雲陳冲質不永桓雲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掾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
舌也今天綱已緩德樹西隣丕顯祖之宏規廣好爵
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祢
舉幾皇道以輔眞雖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
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
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
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
也總羣俊之上畧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
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
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

廣浮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賛商感鄉較之益巳彼平仲之和羮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冐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嘗分退守巳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嘗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詘何責之釋何飧之卹何方之排何責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於陽旰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愛民如此其明也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巳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以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

永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績於至貴秦
牙沈思於殊形淮南子曰伯樂塞風秦牙葛青所相
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寶
劒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劒
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劒五請以示子乃取
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薛燭曰觀
其劒鈒爛爛如列宿之行空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
溢觀其文煥煥如氷之將釋此所謂純鈞也王曰是
也甄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甄梁之妻又曰甄梁之歌可隨也而以
歌者不可爲也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荊淮南子曰齊伐
楚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
而悉其誠有善偷者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
君曰諾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子
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
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
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君吏

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矣卽旋師而去雍門援琴而挾說桓譚新論曰雍門周
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
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嘗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
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
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
薛尤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
心天道不嘗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
不血食高墓旣已傾曲池又已平瓊墓生荊棘狐狸
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
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
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
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若士國之人也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
春秋曰韓哀作御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
見若士曰子殆可與敖爲交乎若士者齒然而笑曰
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吾與汗漫期於九垓
之上吾不可以久於是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

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吾此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而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晉皇甫謐字士安沈靜寡欲殆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無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侍放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强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貪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庄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

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則
終不損厚則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
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
東晉字廣微性沉退不慕榮利玄居釋以擬客難其
辭曰東子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幾而咍含
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
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
以贊百務慰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
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於時尚書有
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等老負金鉉
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廉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
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無忘寐
之勤晝騁鑽玄之思矇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
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
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
而友窮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
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
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蓋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
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鰋徒
屈靈蟠於塁井聊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困夫何

爲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馮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娀之房朝享五鼎之食統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飡蔬練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訓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蠓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皆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穆契奮庸以宣道巢繇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人爲羣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嶕嶢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豫度是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栫薄或毀名自汚

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正毒熊羆轂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王無驕肆之怒臣無聾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于朮卧而秦師退四皓造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息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貪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揣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漠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寢捐奉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致全素履

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陸喜爲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叙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將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眞所謂恐愧者也

宋陶潛字元亮潁脫不羈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

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
去縣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
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
嘗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
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
上人性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
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貴賤造之
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
意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
復着

袁粲爲東海太守嘗著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
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耿性孝履順恂冲業簡有
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
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況識其大歸而不以成
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浮交
或迕俗察罔識所處席門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
漠嚴叟沉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梁蕭子顯字景陽嘗爲自序其畧云余爲邵陵王友
泰還京師違思前此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
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定若乃登高日極

明方元鼎自述二

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鄒繆路之徒竝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旦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冷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文隆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自其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燕衆製交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也

劉峻字孝標嘗爲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汗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感慨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求無血裔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

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序遺之好事云

王筠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然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掌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義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竝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陳江總爲尚書令嘗自敘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掌撫躬而太息曰莊靑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淑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慫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大建之世權移羣小謟疾作威屬被摧黜柰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

儻來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鐘山就靈曜守訥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欵洊悟若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才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負愧平生耳唐韓愈字退之元和初爲國子博士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曰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焼膏油以繼晷掌乾乾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伊姚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

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梁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沙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宋玉大論是弘逃讒子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習不洎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嘗塗之促促窺陳篇以逃竊然聖主不加誅宰相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貨之有無計班資

之崇痺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猶詰匠氏之不以栿爲楹而訾醫師之昌陽引年欲進其豬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元禛穆宗朝爲相長慶末因編删其文豪自叙曰劉秩云制不可削孑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欲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讓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卽位

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孑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縣是獻教本書諫議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爲裴度李正辭韋纁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摧新盜賦無不爲仍爲礪密狀不當得醜謚孑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

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
司皆牢獄有栽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
者予因飛奏絶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劾之忤
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鄭傳其柩柩至雒其下
歐訴主鄭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
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
飛龍使誘趙實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雒陽衣
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
於人以入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
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貞
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内外寵臣皆喑嗚會河南尹房
式詐鍛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叫譟宰相素以劾
叛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部員
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
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
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日夜
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
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
言天下事外問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
語詔入禁林且欲用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

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較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楊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八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敘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盖備於此篇

周馮道仕漢爲太師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國史家諜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爲戎二主所

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
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難危上顯祖宗下光親
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
國太夫人亡祖諱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秘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
書令亡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階自將仕郎轉
朝議郎朝散大夫朝議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
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
度迨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
賢殿大學士太衛官使再爲弘文館大學士又充諸
道塩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
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一爲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士簡
較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簡較吏部郎中兼御史
中丞簡較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較太師兼侍
中又授簡較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
再爲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爲門下侍
郎刑戶吏尚書右僕射左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
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

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
開國公魯國公兩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
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
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
理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
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
掾褚諱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
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
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較書郎膳部金
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書省正
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
又自秘書改授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國子祭酒兼御
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
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
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充定國軍節院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
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
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唐長興二年救瀛州景城縣
莊來蘇鄉改爲元輔鄉朝漢里改爲孝行里雒南莊
貫河南府雒陽縣三川鄉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勑

自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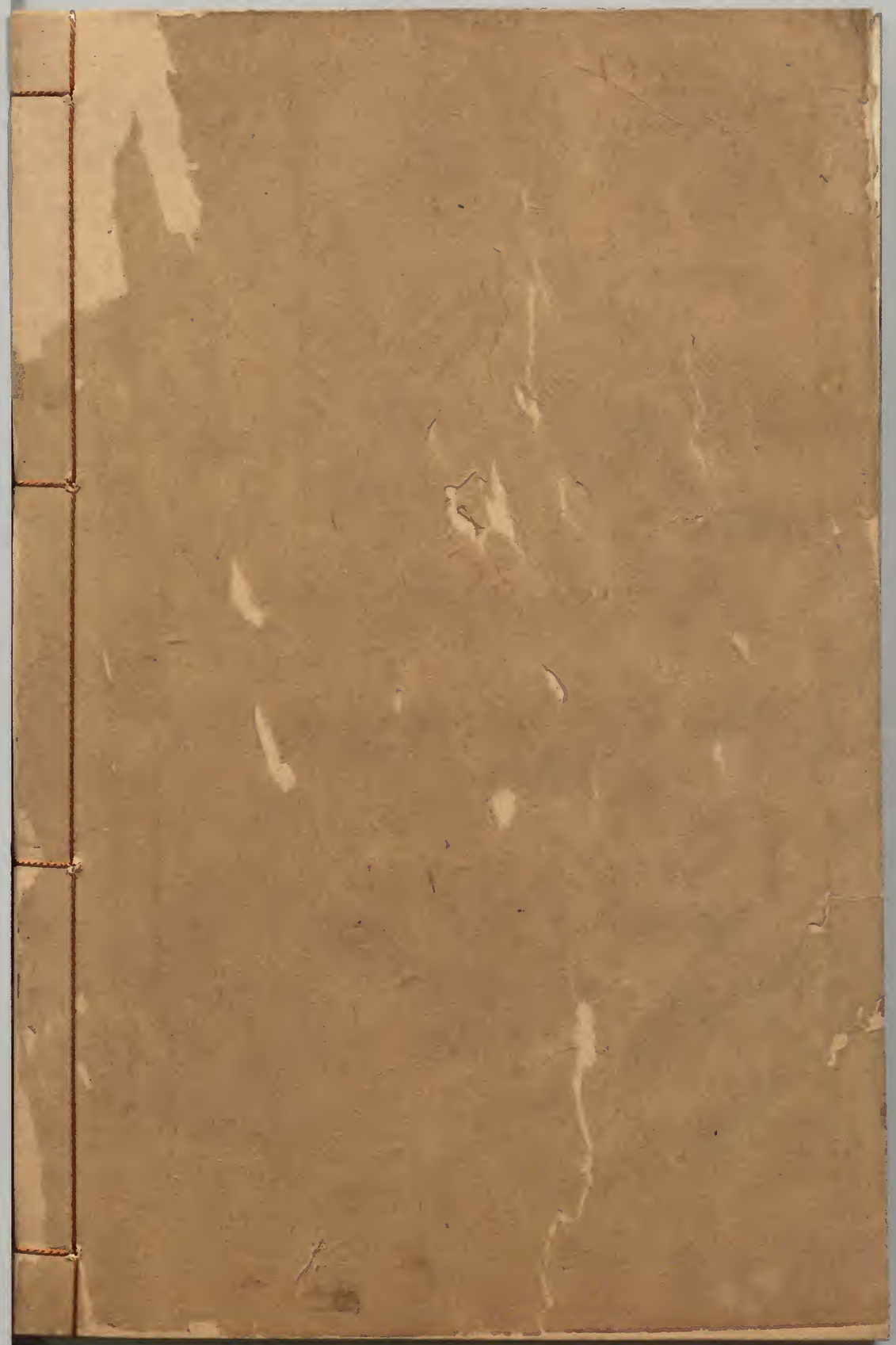
三川鄉改爲上相鄉靈臺里改爲中台里時守司徒
蕪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爲太尉鄉中台里改
爲侍中里時守太尉蕪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
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闕教化之源在孝於
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
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爲素
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親事君事長師人之
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魯陽蕃而歸中華非
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
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蘧篨葦及櫛不食之
地而葦焉以不及於古人故祭以特牛羊殺生也當
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
碑故無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
藩鎮時或有微益於國之事節皆形於公籍所著文
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於家集其間見
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庄有宅有羣書
有二子可以襲其業於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日知
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
夫爲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貞即有餘矣爲時乃不
足不足者何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

自述二

歷職歷官何以答乾綱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